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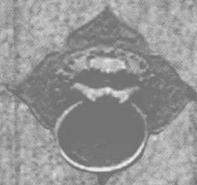
长篇反腐小说

新任的纪委书记羿丰肩负重任而来，面对着强大而顽固的腐败势力，他经受着怎样的生死抉择？艰巨复杂的反腐斗争，考验着一个纪委干部的良心、责任以及对国家的赤胆忠诚……

纪 委 干 部

王宛夫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纪事

长篇反腐小说

汪宛夫 / 著

干部



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纪委干部/汪宛夫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08-4403-7

I. 纪… II. 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21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8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紫云农民任候耕擅长跟踪盯梢，在拿住一些领导干部的隐私后肆意要挟，暗中操纵紫云组织人事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被称为“太爷”。紫云能人阎财生在政治上几度沉浮，最后又谋得市经委副主任兼市三电办主任的肥缺，凭着他出色的公关手段，成为“财爷”。

素有“楠州四大名捕”之称的羿丰出任紫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他率领办案人员与腐败分子斗智斗勇，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揪出了“财爷”阎财生和“太爷”任候耕，同时牵出了幕后的一些重要官员，谱写了一曲反腐倡廉的正气之歌。



1

台上的羿丰和台下与会者们脸上的表情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差。他把脸歪了歪，脸上的肌肉又绷紧了些。眼前黑压压的几百号人，看起来不像是在参加紫云市反腐败斗争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而是像在开一个座谈会，甚至是联欢会。他们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用手遮嘴而笑，还有的则不停地打手机，根本没给他这位新上任的紫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留一点面子。

羿丰偏偏是个认真的人。现在，紫云市委副书记吴桐正在传达上级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指示精神，接下去他自己还要作一个纪检监察工作的报告。他担心自己的发言将在这个初次露面的重要会议上成为蚊子的叫声，被淹没在台下巨大的嘈杂声中。

“老张，你怎么也来啦？”市财政局办公室李主任对市事务管理局秘书科的张科长惊呼道。

“惭愧惭愧，我是代我们老大来听一听，你呢？”

“我不也是吗？再坐一会儿我可得走了，把文件带回去交给老大就算完成任务，我中午还有一拨客人要接待呢。”

“我也一样，”张科长牢骚道，“我早就坐不住了，这种反腐败会议，简直就是脱裤子放……”正要说下去，却见坐在他旁边的计生委秘书、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小伙子正奶声奶气地看着他笑。

“会议通知要求各部门各乡镇党政一把手参加，可今天很多一把手都没来嘛！”

“这能怪谁呀？你看看台上，市委书记、市长不也没来嘛。中央每次召开反腐败会议，总书记都亲自出来讲话，那才叫重视啊！”

“对对对，”李主任觉得张科长分析得很透彻，擦了擦张科长不小心溅在他脸上的几星唾沫，接着道，“上面不重视，腐败怎么反？”

这时，市体委主任老姜凑了过来，用一口浓重的紫云土话批评道：

纪 委 干 部



JWJGJANBU

“反腐败？反什么腐败？腐败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紫云市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李主任和张科长正想笑，这时，会场左前方的几位领导不知谁说了句笑话而同时大笑起来，老姜拉长了脖子，像一只衰老的水鸭，在水面上东张西望。

市委副书记吴桐对这次会议本来就不寄予厚望，见会场纪律不好，越来越觉得纪委起草的这份稿子不够简练，便加快了朗读速度，勇敢地将目光扫向最后一个句号。

“下面请新上任的紫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羿丰，作纪检监察工作报告。”主持会议的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蓝屏山很节约地说完这句，将麦克风推到了羿丰面前。

换了个人说话，下面稍稍安静了一些。听说是新上任的纪委书记，大家更留意观察了一下。只见羿丰的脸上毫无笑容，双眼黑洞洞地像是窝满了怒火。这时，大家才觉这位羿某人表情不太友好，甚至有些凶狠。

“太不像话！”羿丰拍了一下桌子，声音被麦克风一夸张，将会场上的诸位领导和代领导们吓了一跳。“我早就忍不住了，这样的会场纪律，也叫反腐败工作会议？也叫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羿丰越说越激动，他用手指向前方，又指了指桌子，道：“今天是我和大家的初次见面会。大家不给我面子，也别想我给大家留面子。反腐败，紫云市的反腐败，要反就要从今天的会议开始反起，从今天的会风会纪开始反起！”

台下的那位市体委主任老姜表情有些木然，他痴痴地道：“哟哟哟，这位新上任的纪委书记还有点脾气哩。”

“那当然，”有人道，“听说是楠州市委派来的，原来是楠州市纪委案件检查室主任，是楠州市的‘四大名捕’之一，‘死’在他手上的县处级干部有好几十个哩。”

“这么说，这回是动真格啦？”另一人道，“楠州市委派他来肯定是有目的的，我们紫云市到了这地步，也是该派个人来收拾收拾了。”



“难哉!”老姜还是用紫云土话道,“紫云的饭没介好吃,到了紫云有他罪受。”

“是啊,”李主任道,“再清白的官,到了紫云也慢慢变黑了。你看原来的纪委书记白边海,刚来的时候也是雷厉风行的,后来不也是一个样!”

“对,”张科长也附和道,“就知道大会小会上唱高调,最后还不是一个个都同流合污!”

.....

台下的声音已经小了些,可羿丰还是皱起了眉头。他环顾了一下会场,厉声道:“今天市纪委的干部都来啦?你们都给我站起来,今天的会风由你们负责监督。凡是不遵守会场纪律的,你们都给我把名字记下来,完了以后再留下来继续开会,或者到市纪委报到。我倒要看一看,你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楠州市委既然把我派到紫云来工作,我就要对紫云市的反腐败斗争和纪检监察工作负责,把这项工作抓出成效,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首先,我要郑重宣布:今后凡是我要求大家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凡是我要求大家不要做的,我自己首先不做。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员在战场上勇敢地站出来,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冲啊!现在是和平年代,是改革开放年代,是腐败与反腐败胶着斗争的时期,作为紫云市纪委书记,我也要站出来,大喊一声:同志们,廉政建设请向我看齐!

“反腐倡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紫云市的廉政建设情况,我在楠州时就有些了解,相信在座的比我更清楚。但是,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绝不能失去斗志、失去信心。请大家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今后,凡是有党员干部违法违纪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不论牵涉到谁,都要严惩不贷!

“中央领导曾经严肃指出: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今天,我也要客气地说一句:在我们紫云,在我们紫云市的党员干部队伍里,也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

纪委干部



JWEIGANBU

会场上的声音休克了几秒。突然传来几双手掌相击的声音，接着掌声多了起来，音量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为潮水般热烈而汹涌的轰鸣。

2

“你得留意太爷这个人，”司机小蔡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对坐在右侧的羿丰道，“在紫云这个地方当干部，不和太爷搞好关系一般都干不长。”

“太爷？”羿丰不解地问，“这是个什么人？”

“太爷是个绰号，他的真名叫任候耕，现在是新盛片区南盛村的党支部书记。”

“一个村支部书记有什么可怕的？”羿丰不经意地笑了一下，有些不以为然。

“好多干部开始都这么认为，可是后来一个个都栽在了他的手里，当然，也有的后来就成了他家里的常客。”小蔡个头矮小，长着一张娃娃脸，是那种能讨领导喜欢的司机。他见羿丰有兴趣，便继续不紧不慢地介绍道：“这个任候耕厉害着哪，他可不是一般的村支部书记，他真正的角色应该是太爷……”

“为什么叫太爷？”

“大家都把我们紫云市委书记黄泊常叫做老大或者大爷，任候耕则是太爷，也就是太上皇的意思。”

“太上皇？”羿丰惊讶地直了直腰杆，简直不敢相信，“哪来这么一说？”

“是啊，太爷自己也说了，在紫云这块地盘上，有时候是黄泊常大，有时候是我任候耕大，”小蔡轻声细语地道，“这个任候耕可厉害啦，我们紫云的干部没有不怕他的，他善于跟踪盯梢，揪人尾巴，谁被他揪住尾巴谁就得掉层皮。加上他和市里的领导关系铁，简直就是不是书记的书记，不是市长的市长，是个地地道道的太上皇。”

司机小蔡正在车子上讲述太爷的故事。故事刚起了个头，羿丰的手机



响了，是他爱人萧小芳的声音：“羿丰啊，你母亲打电话到家里来过了，说老爷子心疼病又犯了，让你有空回去一趟。”

“小蔡，先送我去看父亲。”羿丰让小蔡将车子调头，往邻县的老家方向前进。老父亲身体不好，他放心不下。

小车在盘山公路上疾驰，后面扬起一股黄色的灰尘。

“前面就快到了，”羿丰对小蔡道，“我自己走路进去，你就先回去吧，单位这段时间急需用车。”

“那我什么时候来接你？”小蔡问。

“不用了，回来我自己乘客车。”羿丰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对小蔡交代道，“这是我上交的汽油费，麻烦你代我交给财务入账。”

“不用了吧？”小蔡渐渐地睁大眼睛，对他的做法感到吃惊，“坐车子还要交汽油费，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呢！”

羿丰严肃道：“没听说过？你一个纪委的工作人员，竟然没听说过干部私事坐公车要交汽油费？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们楠州市的许多文件规定你小蔡没有好好学习呀。”

羿丰将钱塞到小蔡的手上，道：“你不但要把这些钱交到财务上，而且还要做好宣传工作：羿丰都带头交钱了，今后其他人也要学样，私事尽量不要坐公车，坐公车也要交汽油费。这不是我做表面文章，我们抓党风廉政建设，就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小蔡将钱塞进了口袋里，眼睛仍傻愣愣地盯着他，觉得眼前的羿丰像是一个天外来客。

3

“我大致翻了一下笔录，”羿丰左手拿着几页笔录纸，右手摘下不常用的眼镜，对办案人员道，“你们再把这个案子的有关情况说说吧。”

“好，我先简单汇报一下，”说话的是一位圆脸黑肤的中年人，戴着一

纪 委 干 部



JWJGJANBU

副黑边眼镜，看起来像位胖书生。他是紫云市纪委监委、监察局副局长林朝虎，分管案件检查工作。“我们已经查了将近半个月了，发现黄盛镇党委书记占典泉的问题不少，就现在已经掌握的受贿问题，就接近一万块钱，这是有关涉案人员已经交代的，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核实。但是，对占典泉究竟要不要立案，是深入查下去，还是暂时放一放，我们一时还拿不准。”

“既然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放一放？”

“关键是这个占典泉非同一般，其实，关于他的经济问题，近年来群众反映一直比较多，但是，由于他和太爷任候耕的关系密切，市里的领导对他也很器重，我们担心到时候白费力气，吃力不讨好。”

“他和太爷有什么关系？”羿丰不解地问。

“太爷任候耕的势力集中在公安部门和新盛片区的五个乡镇，其中就包括黄盛镇。他在这些地方说话很有分量，和当地的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真是岂有此理！”羿丰气愤地道。

“还有市委书记黄泊常，他很看中占典泉这个人，听说不久前我们紫云市向楠州市推荐上去的五名市级领导后备干部名单中，就有占典泉的名字。”

“我说过了，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不管他有多大的能量，只要他违法违纪，我们照查不误！”羿丰想了想，一股义愤油然而生。

这时，紫云市纪委案件检查室主任年绍昆插了一句道：“但是，占典泉是市管干部，对他进行立案调查需要市委的批准，我们担心到时候通不过。”

“不会的！”羿丰道，“如果市委不批准，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你们想，如果我们把主要的证据掌握了，把主要的事实都搞清楚了，市领导会公然包庇违法违纪分子吗？”

“说得也在理。”林朝虎一边说，一边吃力地眨了眨眼睛。

羿丰忽然笑道：“在紫云当主要领导，不仅要有经济能力，还要有相



当的政治水平。我相信我们紫云市的领导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尤其是讲政治的水平。”

“好吧，”林朝虎道，“我们把有关材料搞好，做好正式立案调查的准备。”

“对！”羿丰抿紧嘴唇，奋力地撑开一只坚硬的手掌，热情地鼓励道，“只要看准了，就大胆地上！同志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题，有我羿丰在后面替你们顶着。”

羿丰继续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都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勇气。不仅要把这个案子查彻底，我们今后还要努力地争取查处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我羿丰虽然在楠州市纪委办案多年，但我也并没有什么三头六臂，今后紫云市纪委的案件查处工作，主要还是靠你们。如果说我有三头六臂的话，你们就是我的三头，你们就是我的六臂。所以，我的任务就是给你们撑腰，给你们壮胆，给你们排忧解难。等你们出成绩了，出成果了，我再替你们向上面请功，请上级纪委给你们颁奖！”

羿丰亲切地环视一下在场的办案人员，发现一张张年轻而略显疲惫的脸上，有着一一种异样的光泽。

留着短短络腮胡子的紫云市市委书记黄泊常，每句话中都透露出他的智慧和精明，市委常委会会议结束时，他神采奕奕地对在座的常委们道：“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对了，还有什么议题？”

羿丰干咳了一声，等黄泊常把脑袋转过来后，提道：“那个案子的事？”

“占典泉的事啊，抓紧汇报一下。”

羿丰把占典泉的案件查处情况简要地说了，特别是提到了占典泉在黄盛镇希望小学教学楼工程中，收受包工头蓝楼六千块钱的事。“包工头已经交代了占典泉的部分问题，市纪委认为占的问题线索明确，可信度高。建议市委同意市纪委对占典泉进行立案审理，立即对其实施‘双规’措施，以便进一步全面清查他的经济问题。”

纪委干部



JWJWGANBU

常委会上一片寂静，羿丰觉得这是他到紫云任职以来所参加过的会风最好的会议。正准备认真阐述一番他的反腐败建言时，耳旁响起了黄泊常的声音：“这件事要慎重。占典泉的事，我早有耳闻，社会上也有一些说法。我一直希望纪委派人了解一下，该查的查一下，至少可以澄清一些传言。至于包工头蓝楼交代送给占典泉六千块钱的事，现在还仅仅是包工头的一面之词嘛，要不要立案，要不要大动干戈，大家再议一议吧。”

黄泊常开了这个头，市长叶枫丘也谈起了他对占典泉的看法：“对市管干部的查处，我们还是要慎重。占典泉还不是一般的市管干部，他是我们市级领导后备干部，这是楠州市委组织部定的。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我听说有的干部对占典泉被列为市级领导后备人选有想法，背后捅刀子、下黑手，这样容易搞乱我们紫云市的政局。我看这个包工头蓝楼究竟是什么来头，他说的话可靠不可靠还很难说。现在对占典泉立案，就算查不出他的问题，将来对他的前途也是有影响的。我建议纪委不要中了某些人的圈套。”

黄泊常不停地点头，似乎非常赞同叶枫丘的发言，于是鼓动道：“大家谈嘛，其他常委有什么意见？”

市委副书记吴桐眼看形势不妙，便来个明哲保身：“我到紫云的时间不长，有些情况还不太了解，还是请其他常委谈谈吧。”

市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前任纪委书记白边海道：“我刚刚从纪委过来，对有些干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占典泉这个人，工作能力强，有些方面也有反映，但我认为看一个干部的好坏应该看主流，占典泉总的来看是勤政务实的，经济方面的传言也不可信，我曾经派人了解过，很多方面都是诬告。现在换了个纪委书记，有的人写举报信又积极了起来，我们要注意这一动向。”

羿丰把目光向其他常委们扫了扫，觉得这些人的表情都有些木然。他们或多或少地都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反正没有一个人支持羿丰查处占典泉。

刚从楠州市纪委派来的紫云市纪委书记，在紫云市的常委会上竟然如

此孤立，让一向自信的羿丰有些愕然。他已经参加过几次常委会，也熟悉了这些人的面孔。但是，在常委会上讨论纪检工作，讨论反腐败，今天还是第一次。这第一次就受到了冷落，心里真不好受。

刚刚有些熟悉的常委们的脸孔，在羿丰的眼里渐渐陌生起来。

万一，万一除了羿丰以外的常委们，都与占典泉，或者那些李典泉、张典泉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自身比占典泉们的问题更严重，那么，今天紫云市的纪检监察工作怎么开展，反腐败该怎么反？素有楠州“四大名捕”之称的办案能手羿丰，这第一斧头该往哪劈？第一根绳子该往哪套？

真是越想越可怕。

羿丰的额头不知不觉渗出了一排虚汗。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干纪检工作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为反腐败，为查某个腐败分子的案件而冒虚汗。

以前在楠州市纪委办案，虽说他经常主办案件，或者主管查案工作，但遇到困难时，上面有市纪委会常委、副书记顶着，再有什么阻力，还有楠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顶着。上面领导一声令下，他就举起斧头，扔出绳子，还从来没有落空的案子。今天不同了，今天他是一个地方的纪委书记，是独当一面的反腐败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在这里他得替手下的办案人员撑腰，而没法寻求别人为他撑腰。纪委书记，比检查室主任难哪！

“怎么样？羿丰？”是黄泊常的声音，他的脸上还挂着自信的微笑。

羿丰觉得，黄泊常一定是看到了他额头上渗出的不自信，他坚持住没去擦那些细小的汗珠子，而是喝了口紫云产的苦茶。

“羿丰啊，”黄泊常道，“既然大家都这么说，这件事就暂时缓一缓吧。何况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根据我们紫云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这六千块钱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就算有这个问题，也不能因此而一棍子把人打死吧？我是紫云市的一把手，这件事，我负责向占典泉做个信访谈话，让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他真是收了钱，我让他退出来，给他提出批评教育，让他以此为戒。如果他收了钱不退，拒不承认错误，我们再严肃查

纪 委 干 部



JWJGJANBU

处他。该撤职就撤职，该判刑就判刑。你看怎么样？”

叶枫丘等人也在一旁附和。

羿丰身不由己地点了点头，心想：还好在汇报案情时，只是说了个大概，否则，可能几分钟后占典泉就掌握所有的情况了。

4

春末夏初，冷暖交汇。一缕缕的水雾细雨，飘洒向南盛村的竹丛和橘林。

楠州是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紫云是楠州市下辖六个市县中两个最富的县级市之一；新盛片区是紫云市最发达的两个区之一，另一个当然是城关地区。如果说黄盛镇是新盛片区的一块“肥肉”，那么南盛村则是黄盛镇的一只“火腿”。

今天是个普通的日子，天空阴沉沉的，不时飘着细雨。但是，不普通的是停在村子路口上的众多乌龟壳般的小轿车，而且从高架桥上驶来的一辆辆轿车，还在不停地往南盛村方向拐。

这些轿车的主人，都是紫云市的干部。他们纷纷来到经济实力雄厚的南盛村，不是到这里来开经济工作座谈会，而是前来参加一个悼念会。然而，被悼念的并不是什么优秀共产党员，不是什么省市级劳模，也不是什么见义勇为的积极分子，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老寡妇。如果说有什么不普通，那就是她还是个女巫，说得难听点，她就是一个老巫婆。

紫云市机关的领导干部来了不少，连市级领导都派家属来了。莫非紫云市的干部都中邪了，莫非紫云市的干部这些年来都是在这个老巫婆的指点下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不不不，不是的。劳这些人大驾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老女巫生了个比她更不平凡的儿子，他就是紫云市的能人，被称为“太爷”，两个月前刚刚上台担任南盛村党支部书记的任候耕。

5
第
十
卷

说起这个任候耕，整个紫云市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紫云人肯定有人不知道市委书记黄泊常，但是，就算有人不知道任候耕，但肯定没有人不知道太爷的。太爷就是大爷的爹，太爷就是紫云市的太上皇。

太爷任候耕在紫云市炙手可热，但在南盛村村民中，尤其是一班老人们看来，简直就是狗屎一堆，不值一提。当年，任候耕他娘，也就是那位老巫婆，整天疯疯癫癫的，靠装神弄鬼骗些钱财。因为丈夫生病去世得早，她也就靠这点钱财把任候耕拉扯大。到了“文革”期间，老巫婆经常被村里乡里的造反派们揪到台上去斗，头发被剃得半阴不阳，村里的老老小小还尽往她头上吐口水。她几次想喝敌敌畏自杀，可一想起年幼的儿子，她只得忍了又忍，在这个世上苟延残喘。

“文革”结束后，老巫婆的生意又渐渐兴隆起来。此时，任候耕已长大成人，在天姆山做和尚。几年后他还俗回家，发现母亲的生意不错，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纷纷将钱送上家门来。于是他也在家里替母亲招呼客人，顺便向母亲学起巫术来。

母亲生了场病，客人就渐渐少了。此时，任候耕早已学会了母亲的那些招术，客人不上门，便主动出击。任候耕想到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村西头山坡上的那个寺庙。当然，这回进庙可不是去当和尚的，经过这些年的修炼，至少也该是个大师了。因为这个庙和别的庙不同，也不知怎么搞的，庙里敬的菩萨不是别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而这孙悟空在南盛村颇得人心，村民们逢年过节都要上这儿来，烧一炷香，敬一敬他老人家。当然，南盛村村民们在敬孙悟空时，都不叫他齐天大圣，而是取了个符合当地人口味的名字：太爷爷。

“太爷爷保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岁岁平安，明年发大财！”

“太爷爷保佑我们儿子早一天讨老婆生孙子！”

任候耕在这间孙悟空居住的寺庙里长期兜揽起生意来，特别是当有人前来看病时，他就双眼一闭，手舞足蹈一阵，然后自称太爷爷孙悟空附体，喃喃自语，有的小毛病还真让他看准了。还有的外地人，家庭婚姻等方面有时也让他说得比较准。这就是任候耕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察言观色、



长篇反腐小说

纪 委 干 部



JWEIGANBU

揣摩心事的本领。这样一来，任候耕在南盛村附近一带渐渐有了些名气，由于他经常自称太爷爷附体，以太爷爷的口气说话，村民们就习惯地称他为太爷爷，有的则简称太爷。

当然，这只是太爷这个名字最初的由来。仅仅因为会点巫术，要想在紫云市搞出大名堂来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来，任候耕最大的法术绝不是装神弄鬼，而是后来改行干的跟踪盯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紫云市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不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大家都忙着赚钱，而且是大把大把地赚。有的甚至干起走私勾当，简直就是一夜暴富，富得让人惊讶。村民们上山进庙的越来越少了，任候耕的巫术也就失去了市场。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待在家里吃闲饭，东逛逛，西逛逛，由于找不到赚钱的营生，整天就像是失魂落魄似的，好生无聊。

做法师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偷窥隐私，以便于装神弄鬼。而任候耕在四处闲逛、刺探隐情之时，却为他后来的发迹打下了重要基础。这使任候耕自己也深感意外。

经济上的超常规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那几年，紫云市赌博风、走私风很盛，黑恶分子偷盗抢劫、欺行霸市，令公安部门极为头疼。由于屡遭上级批评，紫云市公安部门下决心铲除黑恶势力，狠刹赌博风，打击走私行为。为了配合这些工作的开展，紫云市公安局花重金在社会上物色“线人”。一些长年在社会上游荡，了解和掌握黑恶团伙底细但自身尚清白，或者虽有不法行为但尚未成为极端分子的人，便逐渐纳入了公安部门的视野。在当地派出所推荐下，南盛村“闲人”任候耕便上了公安部门的“线人名单”。

任候耕当上“线人”后收获不菲，由于“工作”关系，他在掌握社会黑恶势力内幕的同时，也掌握了不少党政机关干部的隐私和秘密，于是，他又成了紫云市纪检机关的“线人”。领导干部通常爱面子，为了保全地位不惜付出昂贵代价。任候耕正是看到了领导干部的这一弱点，一旦掌握隐私后，便借机敲诈，尽情使唤。对于不“听话”的干部，他才将隐私透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五卷



长篇反腐小说

露给市纪委，纪委自然出面查处。这样一来，他倒不像是纪委的“线人”，纪委反倒成了他的“工具”了。于是，任候耕名声越来越响，据说连市委书记黄泊常、市长叶枫丘都很怕他。任候耕成为紫云市名副其实的“太爷”。

细雨丝儿渐渐灭了，天上的乌云一团一团地在移动，在整合。

一辆乌黑的摩托车悄悄地驶进了南盛村，停在了太爷任候耕家那幢三层小洋楼旁边那排小轿车的一个空空里。

任候耕家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纷纷扰扰的，谁也没在意外面的那辆摩托车，以及坐在摩托车上的那两个陌生人。

两个陌生的男人身穿黄色的雨披，头上的雨披帽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屋檐”。前面那个开车的小个子，鼻梁上架着一副变色镜，后面的中年男子则戴着一副黑边的老花眼镜。由于这两个人被两个“屋檐”和两副眼镜挡着，几乎无法看清他们的脸。

小个子不时朝人群里指指点点，在和中年男子说些什么。

“太爷真有这么大的能量？”

“这回你看清了吧？这太爷不仅仅是在办丧事，他是在通过办丧事，对他的政治实力进行一次大检阅！”

两人正准备走开，这时，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吼道：“占典泉怎么还没有来？他这个黄盛镇的父母官是怎么当的？介不懂事的么！”

当然是太爷任候耕在发威。

有一个人便提醒道：“占书记最近很忙哩！”

“他忙个屁！”太爷骂道，“他忙什么我还不晓得！再忙么家里人总要来一个的嘛，现在哪个不忙呀。”

“这位就是太爷了吧？”中年男子问。

“就是他！”小个子道。

“真是个星宿！”

又有人在看他们，中年男子便扯了扯小个子的黄雨披，小个子踩响油门，乌黑的摩托车在柏油马路上抛出两股青烟，很快就走远了。